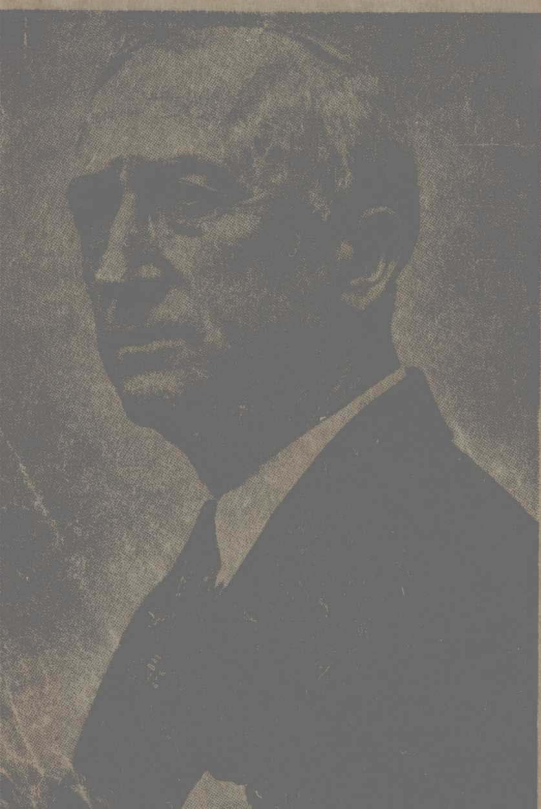


美蘇外交秘錄

Speaking Frankly



美國前國務卿

貝爾·納斯著

中央通訊社總社

編輯部精譯

美蘇外交秘錄

Speaking Frankly

美國前國務卿貝爾納斯著

譯者

王 芒 湯 象 汪毓先 李 約
汪惠吉 曹德謙 沈 秋 吳道生

校閱者

黃 席 羣 潘 煥 昆

中央通訊社總社編輯部精譯

序言

美國前國務卿貝爾納斯先生深感國際局勢日趨尖銳深刻，回憶他在戰時戰後所經歷的國際商談，頗有提供給世人參考的價值，故於退職之後，編著 *Speaking Frankly* 一書，敘述他在羅斯福總統在任之日，追隨左右，以及隨杜魯門總統，參與各種外交會商的實情，所說的都是外間所未曾傳布的。從我們研究國際問題的學徒看來，全書盡是珍貴的資料。中央通訊社獲得原書後，即由編譯部王芒，汪毓先，汪惠吉，沈志秋，湯象，李約，曹德謙，吳道生諸君分擔翻譯，並由黃席羣，潘煥昆二君總其成。譯筆力求通達忠實，希望譯本與原書，辭意並無出入。原名可譯作「說老實話」，為求讀者了解內容起見，譯為「美蘇外交秘錄」，較為切當。中央社得著者貝爾納斯先生的許可，在中國國內外有發行中文譯本之特權，這是應當感謝的。

蕭同茲序於秣陵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

前言

如果我們能夠事先曉得我們立於什麼地位，以及預備向那一方面走，則我們對於應該做什麼以及怎樣去做，一定能有更好的判斷。

亞伯拉罕·林肯

有許多朋友勸我寫這一段史實。他們的理由是，這些事實在我的記憶中還很新鮮，我還能夠讀出我自己的速記，因此我能以坦白說話的態度，對大眾有一些貢獻。

我主張人民的和平已有相當時日，而且曾表示意見，人民如果不曉得關於我們談判的事實，他們必不能以睿智的方式影響和平。在這種情況之下，諸君當可瞭解，我很容易被人慫恿得相信，我也許可以幫助那些有興趣於締造和平的人民，使他們曉得我們現在立於什麼地位，因此在做什麼和怎樣去做兩點，能有更好的判斷。

過去四個月來，我每天以很長的時間寫這篇原稿，在這四個月來，我已原諒那些朋友對我的慫恿，但是却沒有忘記他們。我並且認識寫作是一種職業，但不是我所做的職業。我並沒有想使自己夠格為一個職業作家，在文辭上多所修飾，而只以非正式和談話的方式，說明我們制訂和平解決方案的努力。

原稿完成之後，我對於其中「我」字出現次數之多極感驚奇，而且頗不痛快。現在已經來不及補救了。爲了減輕這種錯誤起見，我希望讀者能夠想起，這裏的事實和討論都是作者所親自參與的，要避免常常用「我」字，實甚困難。

作者無意使這本書成爲戰事停止以來，美國外交關係的一篇史實。其內容僅限於我們締造和平的努力，並旁及於和這些努力有關係的事實。例如，我們和南美鄰邦的關係，書中並沒有提到。這是因爲在

敘述締造和平的史實時，實無理由去討論我們和南美各國政府或加拿大政府的關係。

在寫這篇史實時，我必須提及和我一同參加各次會議的許多人士。但是也有許多人士，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我們簡直無法申明我們的立場，但他們的姓名却未提及。他們的功績我永誌不忘，而且深為感激。

在準備這篇原稿時，我有多次還必須感謝那些在各次會議秘書處中勤奮工作，但其姓名幾乎不為人所知的人員。他們仔細編纂成功的記錄，在構成我們和平商談形式的線索方面，實有無價的貢獻。我自己有許多記錄，但都是在雅爾達會議之中的，我在那次會議中擔任顧問，並未參加辯論，因此能作完全的速記紀錄。

全書中有許多直接引語，這是由我自己的速記，秘書處的紀錄，或者有時候從談話後立即寫就的備忘錄中得來的。不過這些引語也許還有錯誤的地方，尤其關於蘇聯和法國代表說話的引語為然，因為在這些情形之下，引語只是譯員的話，而不是說話者自己的話。不過我在有所懷疑的地方，則不使用引語，而只設法描繪說話的要旨和措辭，以及當時的情況和氣氛。

總之，我已努力使諸君如親蒞會場。有些批評者也許會說，發表這些事實還嫌過早。我的答覆是，如果我能使這世界上的人民實際參與和會，而不只是象徵式的參與，那麼，目前我們心中的憂懼也必將消逝。

傑姆斯·F·貝爾納斯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於南卡羅來納州斯巴登堡

美蘇外交秘錄 目錄

貝爾納斯履歷表

貝爾納斯旅程圖

蕭序

著者前言

第一卷 世界領導地位的序曲

第一章 危機的警覺——與責任……………(一)

第二章 雅爾達——三強團結的高潮階段……………(二三)

第三章 轉變的開始……………(五二)

第四章 波茨坦——失敗了的成功……………(七五)

第二卷 和約——走向和平的五個步驟

第五章 倫敦會議的挫敗……………(九七)

第六章	莫斯科會議解決了一個難題·····	(一一九)
-----	-------------------	-------

第七章	重到倫敦和再至巴黎·····	(一三三)
-----	----------------	-------

第八章	巴黎和會與它在紐約的結局·····	(一五一)
-----	-------------------	-------

第三卷 未完成的和約

第九章	中歐——嚴格的考驗·····	(一七一)
-----	----------------	-------

第十章	行動方針·····	(一九五)
-----	-----------	-------

第十一章	走向亞洲的和平·····	(二二五)
------	--------------	-------

第四卷 前面的工作

第十二章	樹立人民的外交政策·····	(二五一)
------	----------------	-------

第十三章	原子能的管制·····	(二七九)
------	-------------	-------

第十四章	蘇聯要甚麼·····	(三〇一)
------	------------	-------

第十五章	我們何處去·····	(三二五)
------	------------	-------

勘誤表

第一卷 世界領導地位的序曲

第一章 危機的警覺——與責任

十萬張嘴發出來的聲音觸起我對於危機的警覺。在大片土地上排成整齊行列的德國人呈現於我的面前，從他們口中湧起一陣讚美武力及其倡導者希特勒（Adolph Hitler）的呼喊。這不是夢魘，而是一九三七年九月間德國紐倫堡（Nuremberg）的一幕真情實景。我也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以一種相當淡漠的關切態度看着希特勒這個人抬頭，但是對這裏的景象却不能淡然處之。

國內和國際間的事務使我和我的內人到歐洲去。我是出席巴黎方面各國議會聯合會的一個代表，當時以參議院失業與救濟委員會主席的地位，很想看看歐洲如何處理其失業問題。我們並未預定到紐倫堡。但是在慕尼黑（Munich）的時候，有一位我們曾在船上見過面的德國外交部官員勸我們，如果我們不去看看納粹黨每年一度的大會，必不能對德國的經濟復原計劃作適當評價。

可是呈現於我們之前的並非經濟復原的計劃，而是武裝侵略的計劃。一萬二千人的軍隊走過我們的看台，伴着他們的是數十輛坦克和摩托化武器的轆轤聲，同時有四百五十架飛機掠過體育場的上空。當表演到達其最高峯時，希特勒直立在一輛敞車上馳過全場，右臂高舉行納粹敬禮。一片歡呼聲從羣衆中發出。但是我却恐懼——恐懼這種戰爭的魔影。

我們週遊全德國之後，我的懸慮益增。在漢堡（Hamburg）和不來梅港（Bremenhaven）的時候，我們目覩從紐倫堡回來的部隊受到熱烈歡迎。人民對於他們那迅速增長的新陸軍都感覺驕傲。不論在農村裏

還是在城市裏，都有關於戰爭的談論。老年人害怕；青年人却很興奮。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贊成恢復武力，他們深信這是德國人的天然權利而且是一種必要。

這些印象適與我們在法國所看見的成一片銳的對比。那裏資本家和勞工的爭執已使法國陷入經濟的難關。每週從星期六中午起，到星期二早晨爲止，商店和工廠都休業。有些工業部門甚至要求更少的工作時間。但是在相隔一夜火車途程的德國，工廠的工作時間延長而已延長。「工作便是快樂」的口號到處出現，德國人忙着增產，法國人却忙着減產。

我們到倫敦去。由於我們在德國所看見的一切，我便詢問所遇見的英國官員，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有什麼準備。這項問題使我們大感驚訝，其中只有少數人答覆。這少數人已在數月之前實施準備計劃。我們遊歷伯明罕（Birmingham）區域時，的確發現有一些工廠整日廿四小時都在生產軍事裝備。

甚至英國有限的準備計劃也引起主和者的強有力反對。我們回到倫敦的週末便有一個大規模的和平遊行。我曾往參觀，並聽見其他旁觀者的批評。主和者的口號和美國國內所見的一般無異：「我們並非把子弟們養大了當砲灰，世界和平，」等等。參加遊行的都是善良人民——正如我們在美國每一邦中所看見的一樣——他們希望申明其對於和平的願望和對於戰爭的憎惡。當這些心地誠懇而不整齊的行列在街上走過時，我又好像看見紐倫堡方面，希特勒指揮下，踏着正步的紀律森嚴的隊伍。這種和平遊行似乎將完全無效。

當我把德國的炫耀武力和我在兩年前遊歷太平洋區域所見的一切聯想起來時，這種猜度似乎更具必然性。兩年前一大羣國會議員，曾在副總統迦納（Garnett）領導之下，到馬尼刺去參加菲律賓自治領首任總統奎松（Manuel Quezon）的就職典禮。那裏的美國各界人士都向我們表明他們對於日本日益顯示其侵略意圖的關切。因此當我們路過日本時，我會對日本的海軍撥款和海軍建造工作作一特別調查。把一

九三六年的日本預算加以研究，便可以看出其總額中至少有半數用於陸軍和海軍。美國大使館人員都相信公開發表的預算只透露海軍撥款的一部份。可是公開發表的數字已經足夠驚人，當我們回到美國時，我便要求總統設法取得關於日本海軍實力的更正確估計。

同樣令人不安的還有日本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機構。我開始時先以調查日本紡織工業為主，因為它和南卡羅來納州的主要工業有競爭關係。結果我曉得日本的工業，銀行業，航運以至整個經濟和政治生活都受集中管制。日本的權力完全在少數人之手，他們要使整個國家朝那一方向走，便可以使它照着走。

無論在日本還是在德國，顯然都沒有機會訴諸其人民的判斷力。一切都由領導者決定而非基於民衆的一般願望。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我們自歐洲回來，我儘速向羅斯福總統報告所見所聞的一切，我的結論是，我們必須立即鄭重考慮國防問題。

總統告訴我說，我的話只證實了他從駐外官員代表的報告中所得到的結論。他對於歐洲的情勢發展至感不安。他更感不安的是使美國人民警覺於真正情勢的困難。

我告訴他說，全國人民的情緒，正如國會中所反映的，將使我們為陸海軍取得增加撥款的工作深感困難。可是他決心盡力使人民瞭解增加撥款的必要，我也答應幫忙。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總統在芝加哥發表其著名的「對侵略疫病施行檢疫的演說。」這是一篇強有力的辯辭。所以要發表這項演辭，其理由實有多點。我們的傳統願望是擺脫歐洲的糾紛而置身局外，而且基於願望的出發點，相信侵略性的國家主義可以歐洲大陸為其範疇。此外還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參與歐洲政治結果所得到的失望情緒依然存在。我們以整個人民來說，實憎惡戰爭而重視本身的孤

立。

另外還有其他眼前的因素。

我們平時對於陸海軍的維持總帶一點勉強爲之的成份。這種勉強態度在經濟不景氣時期，有多次竟變爲率直反對的態度。我們所徵賦稅應該用於救濟而不應用於軍事準備的論調，當時實有相當力量。持這項論調的人說，世界上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已嘗夠戰爭的痛苦了。此外，參議院軍火委員會也給予和平論者以鼓勵，他們支持一項單純的理論便是，戰爭只是渴望牟利的軍火商製造出來的事物而已。軍事供應品製造者都被稱爲「販賣死亡的商人。」國際銀行家更被稱爲替這些商人的產品製造市場。

每當我向參院大會提出海軍撥款案時，總要應付這些主和者的口號和論調。他們擁有大量羣衆的支持。參議院走廊上總是塞滿聆聽這項論調的羣衆，其中婦女和學生總佔極高的比例。參議員佛萊濟（Lynn J. Frazier）常常發言批評海軍，但是主和論者的主要發言人却是北達科他州的參議員奈埃（Gerald P. Nye）。他的誠實我從來置疑，不過我常常懷疑，他是否曾經想到，一九三五年大批國會議員到日本的時候，日本海軍軍令部爲什麼在我們登岸之前，發電報單邀請他一人赴宴會。奈埃拒絕了這項邀請。後來在我們離日返美途中，他給我看一本書，其中是日本海軍發展的紀錄，是一位日本海軍將官送到船上來給他的。我相信他當時必然處境甚窘。

羅斯福總統自從其當政的初期迄今，即冒着各方的反對，設法增強我們的防務設備。他曾經把公共工程的經費撥給海軍建造計劃，並且獲准將陸軍兵額從十一萬五千人增到十六萬五千人。

總統對於他的芝加哥演說未在民衆中間引起反響一事頗感失望。他一直等到第二年初才開始致力於喚起國會和民衆。

他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廿九日致國會的特別咨文中說，大多數國家（包括發生衝突者在內）的大多數

人民，雖然都希望生活於和平，但是世界居民至少有四分之一已捲入殘酷和破壞性的衝突，這是一樁不祥的事實。

他接着主張海軍建造計劃增加百分之二十，建造戰鬥艦和巡洋艦各兩艘，試造各種小型艦艇，並將少得可憐的二千萬陸軍器材經費酌予提高。當時美國正規陸軍在世界各國的常備軍中，居第十八位。

但是由於民衆的反對性情，增加陸海軍撥款的努力，簡直是一種像走上坡路一樣吃力的鬥爭。一般注意力都集中於 WPA, PWA, AAA, CCC, NRA, 以及其他字母上。（譯者按：上項字母爲 Working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Public Work Administration, Agriculture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之簡寫，可譯作以工代賑局，公共工程局，農業調整局，民間土壤保持局，全國復原局。）這些字母把所有稅收都吸收去了。要縮小這些機關是一件難事，取消更談不到。這塵世中最接近永生的便是政府機關。

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國的兼併奧地利，同年九月的肢解捷克，都足使美國人民震駭。但是陸海軍的撥款在國會中仍舊很難通過。總統爲了喚起民衆注意起見，首先在一九三九年的新年期間，再以一篇有關國防問題的特別咨文送交國會。他這次要求五億元的撥款，其主要用途是充實陸海軍的航空隊。

三月廿七日，國務卿赫爾致函參衆兩院，要求廢止對交戰國禁運武器的法律。他附加解釋說，這種法律應有彈性，加以廢止之後，設如不幸歐洲發生戰爭，我們可以比較容易置身局外。其後不久，羅斯福總統在白宮的一次談話中告訴我，他深恐希特勒將在夏間發動戰爭。七月十一日參院外交委員會以十二票對十一票，通過延期討論撤消武器禁運一事的議案時，總統和赫爾國務卿都深爲失望。三天之後，總統咨文國會表示遺憾，並附有赫爾國務卿強有力的聲明，籲請立即行動不要遲延。聲明中強調調稱，如果撤消禁運法，我們維護和平的力量便將削弱。但是這項呼籲並無效果。

國會宣告休會，但是希特勒却不休息。他和他的外交部長里賓特羅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正忙着和蘇聯談判互不侵犯協定，並於八月廿八日締結成立。兩天之後，納粹大軍便侵入波蘭，而「閃電戰」（Blitzkrieg）一辭也開始列入我們的辭典。

羅斯福總統按照當時存在的法律宣佈中立，並實施軍火禁運。同時他又召集特別國會於九月廿一日開會，討論廢止禁運案。終於在十一月四日，國會才通過我們自從五月間以來便在努力爭取的廢止禁運案。

總統自始便認識在當前的緊急事態中，有採取兩黨一致行動的必要。爲了廢止禁運起見，他在國會開幕的前一日在白宮舉行會議，參加者有迦納副總統，赫爾國務卿，藍敦（Alfred M. Landon），諾克斯（Colonel Frank Knox），衆院議長班海德（Bankhead），參院領袖巴克萊（Alben W. Barkley）和麥克那利（Mc Nary），參議員皮德曼（Pittman），貝爾納斯，閔敦（Minton）和奧斯汀（Austin），衆議員白魯姆（Bloom），雷朋（Rayburn），馬丁（Martin）和梅普思（Mapes）等。

這是一羣重要人物的重要會議。

與會人士聽了總統關於兩大黨合作的呼籲之後，都有坦白的言論發表。藍敦認爲國會應該繼續開會。他認爲國會和行政當局雙方的判斷比一個人（這自然是指總統）的判斷可靠些。在共和黨代表當中，所發言論的令人感動無過於前一屆大選中的副總統候選人諾克斯。他說，戰爭必將蔓延，我們既不能置身局外，也未準備加入。他又說，我們應該忘却一切黨派利益，團結一致，準備保衛國家。

當總統決定任命兩個共和黨人參加內閣時，我對於他選任諾克斯爲海軍部長，絲毫不感意外，而對於他選擇智勇兼備的史汀生（Henry L. Stimson）爲陸軍部長更爲欣慰。

總統叫我探詢伊利諾斯州參議員盧卡斯（Lucas），問他是否通過諾克斯的任命。盧氏立即表示贊成。

，幾小時之後，他又告訴我說，他曾和芝加哥市長凱利（Kelly）談起這事。凱利說，諾克斯所辦的報紙雖然經常反對他，但在目前的緊急期間，政治上的問題必須完全不加考慮。盧卡斯又說，他對於諾克斯的任命深感愉快。凱利市長是民主黨一大政治組織的領導者，他的話實足令人興奮，這表明政治上的考慮已經成為次要問題。

參加白宮會議的參院議員們回到國會議事堂時，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克那利說，他希望我轉告總統，他在會議上雖然沒有說話，總統却可以信賴他的衷誠合作。麥克那利是國會內外最幹練的共和黨人之一，後來他的確信守其合作諾言。每當有關於準備計劃的某種建議案提出時，按照參議院的議事規則，可能加以延攔，麥氏必允諾立即加以考慮，並給予有力的支持。他和當時担任少數黨督率員的參議員奧斯汀，都不聲不響地協力加速通過許多國防措施。

納粹侵略波蘭雖告成功，有一大部份美國民衆還未覺察當前的危機。當時因為西綫沒有軍事行動，人民開始認為這是「假的戰爭」。這項觀點極其普遍，在國會中也反映出來。一九四〇年初春，我們已將海軍撥款案審查完畢，其中規定添造戰鬥艦和巡洋艦等項。我和參院同僚談話結果，斷定這項法案如果未經大加修改，要想通過實甚困難，因此我便故意延緩參院對於該案的討論。有一部份撥款已立即可以提用。海軍方面也正有需要。但是我想確使這項法案能獲通過，而不致遭受修改，致減少新建造計劃的撥款。根據我國情報官員所作的談話以及軍事領袖的見解，我相信隨着春天的來到，納粹必將在西綫發動攻擊。結果不出所料。等到納粹發動攻擊時，我便將海軍撥款案提出參院討論。只經三小時便通過了，一如撥款委員會所提出的，並未再經過修改。

我們的困難不限於物力方面。陸軍有許多優秀的較高級軍官，不過據馬歇爾將軍說，他們的年紀都太大了，不適於担当未來的艱苦任務。

一九四〇年八月，馬歇爾將軍列席參院撥款委員會，為國防撥款案發言。在休息期間他告訴我，他的最大困難是無法擢昇具有非常能力的青年軍官。要將陸軍加以適當整編，必須有擢拔後進軍官的權力。他對我說，他在幾個月之前已經要求衆院軍事委員會主席梅氏（May）提出必要的立法案，但是直到現在還無法採取行動。

他的需要非常迫切，因此我請他指定一位技術專家，起草一項他希望通過的修正案，並且說我願替他幫忙。按照參院議事規則，修正案不能在委員會中補入撥款案之內，因此在撥款案向參院大會提出時，我才將修正案提出，結果沒有反對意見便告通過，其中規定「在總統決定的國家緊急期間內，正規陸軍的任何軍官都可以被任為較高的暫時官階，同時不必取消其永久官階。」

當我們和衆院撥款委員會的委員舉行會議時，我解釋這項建議案的急迫性，他們也接受了。九月九日這項議案正式成為法律，陸軍部按照其條款，開始破格擢昇青年軍官，使超出原有的較高級軍官，這些青年軍官後來果然領導我們的軍隊取得勝利。一九四〇年底以前，這種擢昇計有四千零八十八起。擢昇的軍官計有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凱尼（George C. Kenney），史巴茲（Carl A. Spaatz），克拉克（Mark Clark）以及已故的巴頓（George S. Patton）諸將領。艾森豪威爾擢昇時，竟超越三百六十個其原先的上級軍官。

敦刻爾克（Dunkirk）的慘敗終於喚起了我們的民衆，不過他們的反應却很紛歧。我們對於戰爭的憎惡心理和對於戰火已逐步逼近我國海岸的逐漸認識已發生矛盾。這兩種矛盾心理的妥協，是願意建立本身的防務，但決避免捲入戰爭旋渦。

民衆情緒的紛歧可從政治集會中反映出來。

六月廿四日在費城（Philadelphia）開會的共和黨人，在其政綱中附加一項宣言說：「共和黨堅決反

對將國家捲入外國的戰爭。」

民主黨的政治領袖們，深知共和黨這項宣言對於老太婆選民的號召力量，因此也深望民主黨大會能對消共和黨宣言的力量。

總統要我在民主黨大會中代表他出席。他特別希望我注意政綱中的外交宣言。當政綱委員會開會時，我們顯然處於一項鬥爭當中。聰明而幹練的參議員惠勒（Burton K. Wheeler），希望宣言中反對參加戰爭。參議員華爾士（David I. Walsh）和麥加蘭（Pat McCarran）以及其他委員也抱同樣見解。提出的建議共有數種。我請求委員會主席參議員華格納（Wagner）將有關外交的部份暫緩討論，讓我先和那三位參議員談談，看看我們是否能議定一項滿意的宣言。華格納並指派凱利市長和我們一同會商。

三位參議員堅持一項聲明，即「我們將不參加外國的戰爭，也不派遣陸、海、空軍到美洲以外的外國土地上作戰。」他們告訴我，有許多代表已經表示，如果他們得不到這類直接保證，必將反對大會。我最後對他們說：如果他們能夠同意加入「除了在遭受攻擊時之外」幾個字，則我將向總統及國務卿提出。他們同意了。這實際上是我和總統第三次商談這項問題，這次赫爾國務卿也參加。赫爾遲遲不表同意。我指出我們如果在世界任何地點遭受攻擊，便可以作戰並派遣軍隊到外國去。無論如何，我們如果未經宣戰，決不能派軍隊出國作戰，而宣戰則是國會的權限所在。

宣言終經委員會和大會一致通過。我不滿意這條綱目，深恐使希特勒像一九一七年時的德皇一樣，認為我們不致作戰，因之鼓勵他依照這項假定行事。但是政綱委員會委員所表示的見解充分表明，這已經是我們所希望做到的最高點。否則只有在大會中引起激烈爭執，暴露總統所領導的政黨的嚴重裂痕，從而減損其在國外的聲譽。這是兩大政黨爭取選民的一個好例子。

法國已經崩潰，對於英國的慘烈轟炸也在全力進行中，總統自動開始行動。他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

間積存的物資中提出步槍和其他武器賣給英國，以補充其在法國灘頭所遺棄的軍器。以五十艘逾齡驅逐艦交換英國根據地使用權的談判也在進行。許多人抗議說，總統無權處理這些驅逐艦。我把這件事告訴他時，他便叫我注意檢察長傑克遜（Jackson）為支持他而提出的法理見解。可是從總統的態度上看來，我認為他更關切的是民衆是否將支持他的行動。雖然當時距離選舉只有幾個月，他仍決心冒這個險。

就在這個時候左右，國會也開始辯論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平時徵兵措施。可注意的是政府適在總統選舉之前不久提出這項爭執甚烈的法案。一位忠實的共和黨眾議員魏茲華斯（James W. Wadsworth）竟和民主黨參議員柏爾克（Edmund R. Burke）一同提出這項法案，使其具有兩黨性質。該案剛好在選舉前通過，它是否影響到許多選票尚屬疑問。

人民接受徵兵法一事表明他們對於歐洲的局勢亦有反應了。

自此之後，人民往往比總統和國會先見一著。他們已經看見戰爭的世界性。他們更瞭解援助友邦的切要，並爭取時間從事準備。

一九四〇年聖誕節之前不久，羅斯福總統在一次招待記者會中，透露其從我們對反抗希特勒國家的援助中，「取消美元痕跡」的計劃。一九四一年一月八日總統列席新國會提交其國情咨文時，更發揮這種見解。同時法案也已開始起草，以將計劃付諸實施。當時担任財政部法律總顧問的助理的柯克斯（Oscar S. Cox）所擬的一項草案，乃被用為徵求許多人士意見和建議的基礎。

一月十日，兩院的多數黨領袖參議員巴克萊，和眾議員麥考瑪克（John W. McCormack）同時在兩院分別提出這一法案。衆院方面給這項法案加上一個象徵性的號碼 H. R. 1776，最後於三月十一日成為租借法。

新國會組成時，處理租借法案的參院外交委員會有兩個空額，由參議員格拉斯（Carter Glass）和我